



龍城

刘一纯 著



『**房地产界**多富豪并非因为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的**黄金产业**，而在于房地产业是国内最大的**权力寻租场所**。』《**龙城**》所表达的远不止于此，官场之波诡云谲，商海之**惊心动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筑就了一批民营企业家所谓的**企业帝国**……刘一纯以他审时度势的观察力和特有的艺术魅力一一透视于书中，使小说既有阅读的快乐，又有思想的深度。

——编辑手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LONGCHENG

城

一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城 / 刘一纯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438-5743-8

I. 龙…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4431 号

龙城

刘一纯 著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1000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743-8

定 价: 3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从钟副省长家开门出来，项毅中险些与站在门口准备摁响门铃的一位漂亮女孩撞个满怀。女孩那根手指头差不多就要摁在项毅中的脑门儿上了，突然的意外让她定在那里。项毅中首先惊觉过来，笑笑退后一步，把女孩让了进来。女孩可爱地吐了下舌头，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过去了。就听她口喊钟叔。钟副省长哦了一声，说：“小原来了，坐吧！”项毅中没法猜测来者是何方仙妹了，把门拉上，里面的谈话就完完全全隔断了。

城市的夜晚充满了魅力。项毅中驾驶着自己那辆黑色大奔缓缓行驶在夜色里，感觉今晚上龙城少有的迷醉温情，似乎正一点一点地渗入人的深心。马路上车来车往，两旁高楼上的各色灯光广告牌乐此不疲地跳动着，缤纷的色彩很容易把人带入一个虚拟的世界。项毅中以他特有的人生经历慨叹这太平盛世存在太多的虚像，几乎成了一种流行，太多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迷醉在这个局里。

不知不觉间，项毅中来到了蔡锷广场，这是龙城的商业中心。他把车停在路边，想下去走走又懒得动，便燃上根古巴雪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闪过来晃过去，谁也没有留意到车内的他。不经意地抬头望去，满眼高楼闪着各种各样诱惑的灯。也不知哪根弦作怪，那个被钟副省长称做小原的女孩莫名地浮现在眼前。小原的手指头真摁在他脑门儿上又会怎样？项毅中忍不住就笑了，却清晰地感到胸口有个东西晃悠了一下，一只手像被什么牵引着似的摸了摸脑门儿。如果自己再缓个半拍离开钟副省长家，说不定这会儿同小原已成了朋友。就那半拍哟！项毅中暗自摇头。

项毅中把车开到天鹅湖茶楼。天鹅湖这名字倒是有点儿诗情意境，用在这儿却似乎有些不太贴切。项毅中本想约柳真来喝茶，想着待会就要去她那儿，便没了动作。茶楼分上下两层，正播放着一首他不知名的田园小曲，乐声充斥着角角落落。喝茶的人不是很多，均匀地分散坐着。项毅中径直上了二楼，找了个包厢坐下，随手拨开窗帘，外面的夜景便一览无余。

服务小姐掀开帘子进来，项毅中手指优雅地点点桌面，要了杯普洱茶。一会儿茶就来了，还有两样免费点心。项毅中把茶杯拿起吹了口气，热气便

冲了上来，浮在他的脸上，感觉像是被哪个漂亮女孩的手温柔地抚摸了一下。他忽然就想到小原。怎么又想到小原去了！他暗自摇了摇头，心里说怪了怪了。

独自坐了会儿，项毅中径直回到柳真那儿。柳真是项毅中的女朋友，在龙城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谁都知道这年头有钱人一年四季桃花运不断。半年前项毅中来龙城做房地产时，一次应朋友之约赴宴，饭局上就认识了柳真。柳真是那种文文静静并不很招人眼的女孩，项毅中对她的兴趣来自其职业。当年写过诗投过稿也发表过几篇豆腐块的项毅中得知柳真是编辑，主动跟她攀谈。饭局后项毅中自然便要驾车送她。柳真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两室一厅，项毅中坐了会儿就告辞了。此后的几天，他们不是一块吃饭就是喝茶，也打打高尔夫球什么的。项毅中很快便对柳真的情况有所了解，她这两年相继处过三个男朋友，但都没成。有天晚上宵完夜后，两人很自然地到宾馆开了房。让项毅中费解的是，外表文静秀气的柳真在床上表现得极狂野，令他迷醉。不久项毅中就给她在荆紫苑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柳真不像有些女人，和你一上床就将某种责任强加于你，要这要那，房子是他主动买来送她的。项毅中异常清楚，对柳真的看重很大程度上来自曾经的诗人梦。

柳真还没有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他说回来啦。柳真并不知道他今晚上去了钟副省长家。项毅中从不在女人跟前谈他生意上的事及其人脉关系，他觉得和她们之间只是单一的男女关系，这种关系一旦扯及他的事业和人脉关系就复杂化了，而他的人脉关系自有其独特性和保密性。项毅中见过太多的人和事，许多事情就是坏在女人身上。早两年是小偷偷出贪官，现在是情人反水反出事来。他不想因自个身上弄出啥事害了朋友。

“还没睡啊？”项毅中回应道。

“等你呗！”柳真站起身来，一副很贤淑的样子，“洗澡休息吧，我给你去放水找衣服。”

项毅中就说好。柳真便忙乎去了。每次来这里，项毅中有种特别的踏实感，就像回到家一样。他自是知道这种感觉源自柳真对他的关爱照顾。他不止一次地想，柳真这么贤淑，哪个男人娶了她都是福气，可怎么就没有男人愿意和她走在一起呢？有时候项毅中甚至会拿她和妻子汪丽比较。当然只是比较，他早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绝不能因为别的女人来场什么婚姻革命。对他们这类人来说，离一次婚等于破产一次。这年头只要有钱，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一个万花筒，离婚是那些糊涂透顶的家伙才干的傻事。

柳真很快就回来了，说：“去吧去吧，都准备好了。”

项毅中笑笑过去拥着她，一缕淡淡的菊花香入鼻，忍不住亲了亲柳真，说：“你洗了没？没洗的话咱一块洗吧，来个鸳鸯戏水。”



柳真的一只手在项毅中脸上轻抚道：“我洗过了。如果不是等你的话，早睡了。别磨蹭了，去吧去吧。”

项毅中把自己泡在浴缸里。他闭了眼睛想梳理下今天的思绪，哪知小原幽灵似的从脑海中跳了出来，慢慢的竟心晃神摇起来，男人应有的欲望升腾了。这当儿小原歪着头一副娇态站在他面前，手指他说好坏好坏，尽是胡思乱想。那只摁门铃的手指儿猛地按在他脑门上，项毅中人就一下子清醒了，赤裸着身子坐了起来，感觉胸口空空的，人好一阵怅然。这种感觉是此前从未有过的，项毅中未免纳闷，就想真是怪了。这些年他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识过，和一些女人的感情还发展得很深入，就像柳真。柳真只是他感情世界中极小的一段。这个小原，他仅仅见过一面，连一句话都没搭，可人却像着了魔似的。其实他十分清楚，他不可能和小原有什么。

柳真还没有睡，坐在电视机前等他。项毅中在她身边坐下。闲扯中柳真忽然说：“让我去你公司吧。编辑这工作太单调了，每天面对的是枯燥的文字，我早就想换个工作了。”

项毅中说：“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继续做现在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很好，也很崇高，受人尊敬，适合你们女孩子。”

柳真平望着项毅中，又笑了笑，说：“这个工作体面是体面，问题是我已经干腻了。把我放在你身边，每天能看到你我就满足了。”

大凡老板都喜欢把情人安置在身边，公私兼得，项毅中却从不这样做，主要是避免情人与公司的业务有什么瓜葛。现今情人的时效性很短，一旦新鲜感没了就分开了，彼此轻松愉快，你把她放在身边，时日一久便捏着你不少的商业机密，便有可能被她牵着鼻子走，到时候你就得做出妥协，付出更多。情人只不过是婚姻的摇头丸，让她影响事业则是一个男人的失败了。项毅中做事向来有其原则，原则面前他是不会让步的。

“你现在这个工作不错嘛。”项毅中含糊道。

“人家到你公司做事还会吃闲饭不成？再说人家只是想看着你方便……”柳真过去把身子黏着项毅中，嘟了起来。

“在龙城，咱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我每天都来你这不就行了。这儿就我们两个的世界，爱怎样就怎样，多好。你真到我那儿做事，就得顾这忌那，哪还有这么随便。”项毅中不想跟她老在这事上扯，打了个呵欠，说：“不早了，休息吧。”

柳真自是看出项毅中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扯，暗想日后找机会再说吧，凭他们的关系，这点事儿他还能不答应，就说好，休息。上了床，身子紧贴了项毅中躺下，项毅中就势搂了她，发现她穿了内衣裤的，就说：“你怎么又穿了内衣裤？女人没必要穿内衣裤，在床上就更没必要了，这会失去很多

情调。”

柳真笑了笑说：“你这话有点儿意思。美国去世艳星安娜·妮可·史密斯在她的日记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讨厌男人总是不停地要求进行性行为。我讨厌性生活！’这话跟你刚才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项毅中早没了睡意，笑了笑说：“女人会讨厌男人这要求吗？我看不会。有位婚姻专家不是说，女人一个月没有性生活是件很折磨人的事。她一个艳星还能例外？你呢，是不是也讨厌我不停地要求？我现在就要求了……”

柳真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喃喃道：“你来吧，来吧……”

项毅中本是信口开河，女人的样子撩起了他的兴趣，一边揉她，一边说来了来了。也不知搭错了哪根弦，项毅中的脑子里忽然就掠过小原的顽劣，人就忘情起来，接下来感觉格外的刺激，如同乘风破浪，惬意极了。柳真短暂的惶惑和慌乱后，很快就被男人的狂野所迷醉，似乎自己已化作了滚滚海浪，轰隆隆冲向海滩，重重地摔下来，又迅速被后面风暴卷起的浪头接住了，再轰隆隆冲向海滩……

最后两人差不多要虚脱了，摊在床上半天都喘不过气来。项毅中闭着眼睛回想着刚才的点点滴滴，那种感觉真的不错，不错，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全新的感觉只不过是今晚小原出现的缘故，项毅中内心不得不奇怪这个小原身上所释放的某种神奇魔力了。柳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另外一个女人让自己在她身上如此激越奔放，忘情忘我。

这时就听柳真轻声说道：“老公，你今晚上怎么了？”

“怎么了？”项毅中故作糊涂。他自是知道今晚上的表现让她产生了疑惑，感叹这女人的敏感。也许大凡女人都这样吧。

项毅中就想她只怕还怀疑自己另有女人吧，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他轻抚着女人雪白的背脊道：“我会让你永远这么云里雾里的。”

柳真就说是吧是吧，目光迷离，人似乎还陷在云里雾里的销魂中。项毅中揉着她粉嫩的肌肤，忽然就想，他们这层关系能永远保持下去吧？对一个女人来说，爱情就是她的信仰，而只有年轻才配谈爱情，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美好的青春耗在这种没有结果的虚无中，她现在只是用她的青春资源换取她需要的物质资源。在项毅中看来这很公平，漂亮女孩应该拥有同等的物质享受。现实生活确实是这样，追寻那些明星们的踪迹，她们还不是凭着漂亮在市场和男人那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回报。人活在这个世上谁又愿意穷呢！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

项毅中把她轻拥在怀里，清晰地感到夜在房间里荡漾，几乎给人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睡意便袭来了。

第二天早上，项毅中醒来时，柳真已上班去了，他慵懒地在床上躺了一



阵，才下床洗漱。也懒得去冰箱里找吃的，在阳台站了会儿，呼吸着清晨的空气。龙城的空气远没有塞外的好，这是他感觉最深的。塞外的空气含有那种薄荷的清凉，有流泻的动感，呼进去时有清纯凉爽的质感。龙城的空气充满了浊味，特别是夏天，空调房里的空气都是憋闷的。项毅中决定先去外头吃点什么，便驾车往芙蓉路的松花江饺子店而来。一路上项毅中特别留意正在修建的楼盘，慢慢地竟让他看出些味来，房地产广告词中出现最多的是“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把这个城市弄得格外肤浅浮华。

途经五一大道亥区政府，依稀记得早段时间有消息说区政府将搬迁至资水河东，若是这样的话，老区政府地处商业中心，把它弄到手开发出来，可就赚大钱了。不过，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盯着它的人肯定很多，有些人只怕老早就活动开了。项毅中暗自打定主意，怎么也得把这块宝地搞到手。

到了松花江饺子店，项毅中要了份蒸饺。来这儿吃早点的人不是很多，但无一不是衣冠楚楚、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成功人士。餐厅里低声播放着“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给人一种迷醉一种温情。项毅中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想着怎样入手老区政府这块宝地。

从饺子店出来，项毅中找了一家茶屋，独个喝茶想着事。做房地产做的是人脉，而人脉就是财脉和命脉。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赵晓就撰文直指，房地产业是国内最大的权力寻租场所。真要把亥区政府旧址这单生意拿到手，惟一的办法是巧打钟副省长这张牌了。这年头做生意就是做关系，权力在哪里生意就在哪里。房地产向来水深且浑，一个号称总成本两亿人民币的楼盘，开发商总成本不超过两千万，有背景的话连两千万都不要，美其名曰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他倒是要交付手下尽快把亥区政府旧址这件事弄个明白，然后有针对性地入手。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谁抢占先机，谁就赢了。

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手机响了，是负责资水河东佳美小区项目经理李登峰打来的。项毅中才撇了接听键，李登峰急促的声音传了过来：“项总，不好了，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包围了工地，把我们的工人都轰走了。”

项毅中吃了一惊，含在口里的茶险些喷了出来，忙问：“怎么回事呀，你好好说。”

李登峰说：“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只听他们说酒厂卖便宜了，他们要收回去。在事情没有妥善解决之前，禁止任何单位任何人施工，否则将采取强硬行为，对所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项毅中说声马上来，丢了张大钞出了茶屋。途中他拨了原龙泉白酒厂厂长、现未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胡耿源电话，把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聚集佳

美小区阻挠施工的情况说了。胡耿源略一沉吟道：“好吧，我这就赶过来。”

佳美小区原为龙泉白酒厂，早年在全国酒业还是一度有名的，只是这些年随着白酒业的萎缩，龙泉白酒厂也难逃倒闭的厄运。恰逢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机制转换，在招商重组无望下，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龙泉白酒厂自主处置，所卖款项用以安置职工干部。几经奔波磋商，项毅中的九龙房地产公司以一千八百六十万元人民币拿下，用于房地产开发。这当口原酒厂职工干部聚集佳美，这是项毅中没想到的。他自是知道事情的背后不会那么简单，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佳美小区则无法保障继续施工，那对他就是个问题。处置企业大都很复杂，他倒是不怕他们真把佳美给收了回去，只是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工程的进展，在这事上他可拖不起。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

想想，项毅中拨了李登峰电话，告诫他管好公司的人，千万不可与原酒厂职工干部发生冲突。这些职工干部聚集佳美，有备而来，还不是想以此达到他们的某些目的，他是商人，没必要卷入这场旋涡，把事情弄得复杂化。

佳美小区施工场地黑压压地聚集了好几百人，项毅中赶到的时候，李登峰和几位公司管理人员把他迎住。“还我龙泉白酒厂”、“揪出贪官”等条幅从在建的楼盘垂落下来，项毅中便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最先想到的是胡耿源副局长，待会他的出现只怕会把事态激化，掏出手机正想拨打他的电话，有人围了上来，打量着他问是谁啊？

见李登峰正待做答，项毅中忙说：“我是九龙公司的管理人员，老板派我来看看。”

有人就说：“你们老板干嘛不亲自来啊？告诉你们老板，这地方我们要收回去。”

又有人说：“才一千八百多万就把我们酒厂给收购了，你们老板真是精呀，也不知给了姓胡的他们多少好处，奸商贪官啊。”

第一次被人呼做奸商，项毅中心里有些不是个味。他一向认为，这商没啥奸不奸的，有的只是双赢，只有双赢的生意才做得长久。有句话叫商道即人道。商人追求的是最大利润。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最本能的冲动。但项毅中知道，眼前他不可能跟这些人讲什么商道人道，他们也不会跟他论这些道理，他们要认的理很简单，无商不奸，无官不贪。对眼前这班人的话项毅中不便做啥回应，只是含糊地笑笑，暗自想着怎样给胡耿源电话。可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大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势，这情形项毅中自然不便给胡耿源电话，心里只是干着急，便后悔中途不该拨打胡耿源的电话了。

这时就听有人说姓胡的来啦。项毅中人便绷紧了，随着他们的目光望去，胡耿源正从一辆广本里出来。见一千职工干部舍了他而去，忙掏出手机



报了警。项毅中吩咐李登峰几个，待会见机行事保护好胡副局长。

胡耿源一出来就被昔日的一班下属圈在那里动弹不得，下属们一个个跌了的脸色并没有让他感到情况的不妙，像以往一样作势扫视众人一眼，说：“你们这是咋啦？这样搞可不行，这可是犯法的行为。你们有啥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有人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跟谁谈，你说我们跟谁谈？”

胡耿源道：“你们可以选派代表跟政府谈嘛。什么事情都是谈出来的，可未曾听说胡闹解决问题的。”

有人就说：“你是代表政府来和咱们谈的，是吧？”

这时项毅中费了好大的劲挤了过来。他怕胡耿源泄露了自己身份，抢先招呼道：“胡局长呀，你好。”随即低声说：“这儿很复杂，尽快找个机会离开。”

就听有人大声说：“姓胡的你来得正好，我们正想找你问几个问题。据说有人愿意出二千五百万收购咱酒厂，你却不卖，最后却以一千八百多万的廉价卖给了九龙房地产公司，这事儿你怎么解释？”

胡耿源怒声道：“哪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一派胡言。这么大的一件事，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政府资产处置组是拿来干什么的？还有职代会……”

又有人道：“姓胡的，你老实交代，在九龙房地产公司收购咱厂这事上，你得了多少好处儿？你的经济账必须清查。我们现在工作没了，就那么点安置费，缴养老保险都不够。你们几个倒好，捞足了还进了个好单位，继续当你们的官，天下哪有这门子道理？”

有人忽然大呼：“打倒贪官，收回我们的酒厂……打倒贪官，收回……”

立即有人响应，呼声如雷。人潮开始向这边涌来，项毅中他们欲退不能，被困在那儿动弹不得。胡耿源显然也没料到事态会变得如此，脸色煞白，双腿发虚，几乎站立不稳。项毅中正待说大家有事好好讲，人潮忽然往前一冲，把他和胡耿源冲开了，喧嚣声中似乎传来胡耿源的一声惨叫，心就收紧了。随之背后传来一阵揪心的疼痛，知道被人偷袭了。跟着大腿部被人重重踹了一脚，人险些要倒下去，理智告诉他千万要挺住，一旦倒下连性命都会没了。

这时警笛长鸣，有警察赶到。人潮便也停了下来。李登峰过来，问他怎样了？李登峰脸上一块青一块紫，显然也被人打了。这会项毅中想着的是胡耿源咋了，忍着痛问：“胡副局长呢？”

李登峰四下张望，就见不远处有警察围在一块忙碌。项毅中快步过去，大腿处撕扯的疼痛让他几乎站立不稳。胡耿源衣衫褴褛闭了眼睛躺在地上，鲜血糊了一脸，见状项毅中心头一紧，招呼李登峰说：“快，快送医院。”

有干警就问他是什人？李登峰替其回答，说我们老板，九龙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项毅中老总。在项毅中和李登峰准备把胡耿源往自己车上抬时，领队干警说：“上警车吧。”有干警就过来帮忙，把胡耿源抬上了警车。

警车拉响警笛，一路长鸣，项毅中忍着疼痛驾驶着大奔紧随在后。到了市中心医院，早有医生护士接待，胡耿源被直接送入急救室。项毅中和李登峰去了骨伤科，好在只是皮肉伤，便拿了些药。胡耿源的伤势一时却不得知情，项毅中好几次联想到那个可怕的结局，心就悬了起来。

这会李登峰接了个电话。完了告诉项毅中，省电视台记者在佳美小区就刚才发生的事情进行采访。项毅中只是听着，不置可否。他心里清楚，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电视台报道出来，因为它的背后太复杂了，一旦见诸荧屏，势必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九龙房地产公司也就进入有关领导的眼里，这等于给公司在今后业务中设置重重障碍。试想，谁又愿意同领导注意了，引起媒体关注的不良影响公司扯上关系呢？避之都唯恐不及。如今的人很敏感也很势利，他们太懂得保护自己了。

项毅中拨了司机小平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市中心医院来。他越来越感到伤及的骨骼处牵扯的疼痛了，真怕一个没跟上弄出交通事故来。

这时胡耿源家人赶来了。在收购原龙泉白酒厂过程中，与胡耿源的接触中，项毅中也就认识了他的家人。胡耿源的老伴潘姐站在急救室门外伤心地哭泣，项毅中安慰她说没事没事，胡局长不会有事的。潘姐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项毅中像是才吃了黄连似的，满腹苦楚哪里说得出来。这会想来，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前拨打了胡耿源电话。当时他也是心急火燎的，以为只要胡耿源一露面，这些昔日的下属哪能不听他的招呼，哪想到这中间的厉害。此刻想来，恰好是胡耿源的出现把事态激化了，甚至可以说胡耿源就是根导火索。他不出现，事态也许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小平来了。项毅中留下李登峰陪同胡耿源家人，让小平送他去佳美小区工地。当务之急得把那几个记者搞定，让整个事件胎死腹中，否则一经报道他将陷于被动，那时就要耗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其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年头，不管生意人还是行走官场者，都懂得远离媒体，媒体要坏你的事太容易了。好在现今的记者大都好商量，一个不厚不薄的红包便能把事情搞定。

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并没有因事故而撤离佳美小区工地，但明显感到人数少了，不用猜便知走的是那几个肇事者和胆小者。胡耿源生死未卜，他们的心能不悬着？万一胡耿源死了，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人命关天啊。好几辆警车停在那里，场面就显得压抑。项毅中坐在车上并不急着下来，他发



现一男一女两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在人群中晃来晃去。女记者忽然回转身来，项毅中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悬在胸口，又重重地落下，她不就是昨晚上离开钟副省长时冒冒失失摁门铃险些儿摁到他脑门儿上的小原吗。项毅中明显地感觉自己心跳加速，忍不住就想摸摸自个的脑门儿。他让小平把车开远点儿。这场合他不便跟小原招呼，那样会让这些酒厂职工干部有想法的，等于给接后让她停止进一步采访设置障碍。

李登峰打来电话，说胡副局长刚才被推进手术室去了。项毅中只是默默地听着，完了燃上根雪茄。胡耿源怎样只能听天由命，反正一切已成事实，能没事最好，真有个不是也非他能扭转的，那是医生护士的事。今天佳美小区工地发生的事情对他、对胡耿源，还有很多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必须把它缩小到最小的影响范围，最好就此打住。

小原和她同伴上了旁边的新闻采访车，项毅中让小平尾随在后。估计她们下步将去市中心医院采访胡耿源，便思量着途中将她们请进茶楼，把事情给解决了。当新闻采访车行至八一路时，项毅中示意小平超车，同时挥手招呼小原停车。小原认出了他，相应地朝他招手。

两辆小车停在路旁。

项毅中和小原从各自的车里下来。项毅中笑着迎上去，说：“你到底还是认出我了。”

小原哧地一笑，说：“才一个晚上的事，怎能忘呢。倒是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遇着你。”

项毅中笑笑，说：“找个地方坐坐吧，我有事要拜托你。”一指路旁的名茗茶楼：“叫上你的同伴吧。”

“我这还得赶去采访。下午再约好吧？”

“是不是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今天聚集在佳美小区工地闹事的事呀？”

“你怎么知道的？”小原不无诧异地望着他。

“想知道吧？想知道就里面谈。”项毅中有意吊对方胃口。

小原略一犹疑，道：“半个小时行吧？可以的话里面说。”与坐在驾驶室同伴招呼一声，随着项毅中进了名茗茶楼。

见小原的同伴没有随来，项毅中想这倒好，待会交谈起来还方便些。喝茶的人不是很多，两人就近找了个散座，随意要了两杯茶。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小原开门见山地问。

项毅中啜了口茶，说：“希望你们的采访就此打住，别再往下去了。”

小原明显地愣了一下，说：“为什么？给个理由嘛。”

“你现在应该知道佳美小区工地乃原龙泉白酒厂，而收购原龙泉白酒厂乃九龙房地产公司，我呢就是九龙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项毅中从

都彭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小原，“现在你该明白了？我想，这个忙小原你一定能帮的，对吧？”

小原仔细地看了看名片，再拿眼望着项毅中，好像这中间有假似的。过了一會兒，她笑了笑，说：“你这么肯定我会帮这个忙？”

项毅中笑着点了下头，说：“你会的，一定会的。”

“凭什么呀？”小原的样子看上去兴趣不错。她对这个自信的男人确实来了那么点儿好感。

项毅中说：“不凭什么。”其实说这话时他想到了钟副省长，很自然就想起昨天晚上离开钟副省长家那有趣的一幕，人就忍不住笑了。他从包里拿出两捆百元大钞放在小原面前。

“你想收买我？”

“别说得这么难听，这跟你帮我无关。再说了，你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了，是不是啊？既然我求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哪来收买一说？”

“那你能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重要吗？”

“那当然了。你不可能理由都没一个就给别人钱，我呢也不可能理由都没一个就收受别人的钱。这可是一个人的品格问题。”

“这么严重啊！”项毅中拿起杯子喝了口茶，笑笑说：“硬要理由的话，算我给你们两个晚辈的见面礼吧。我和你钟叔是好朋友，这你是知道的。”

小原扑哧一笑，说：“你才多大呀？我看你也就比我大个八九岁吧，怎么就充起长辈来了。倘使你有天做了我爷爷的好朋友，我是不是要按我爷爷的辈分称呼你才对？恃老的感觉很好是吧？”

项毅中哈哈一笑道：“问题是我真是你钟叔的朋友，对吧？要不我们也不会相遇，你大记者这会也不可能和我坐在这里。”他有意无意拿自己和钟副省长扯，确实有同对方套交情的意思。现在这种情况，这怕是最有效的办法了。他相信小原会考虑到这一层因素。

小原就说：“好吧，你的事待会我跟同事说说，但前提是把这个拿回去。”手指头一点面前的钞票：“拿回去，否则就不好说了。”

见小原并非做作，项毅中略一沉吟把两捆钞票放回都彭包里，望着小原道：“你这境界让我慨叹啦。”俄而说，“叫上你同伴，我请你们吃饭行吧？”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还有任务。”小原站起身来，“改天有时间我口馋了，打你电话。”

项毅中跟着站起，说：“那好，我等你电话。”

出了茶楼，两人互道再见。项毅中并没有立即上自己的奔驰，站在那里目送小原上车。也就在这时，项毅中才发现小原的身量甚是苗条，她打开车



门坐进去的动作十分优雅，不乏表演舞蹈的韵味，胸口便晃悠了一下。小原隔着玻璃朝他浅浅一笑轻轻一摆手，新闻采访车远远地把他抛在那里。

本来想去市中心医院看看胡耿源怎样了，想想却让小平送他去未区政府。医院那边安排了李登峰，有什么情况自会向他报告，当前最紧要的是和未区政府联系，妥善处理好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聚集佳美小区工地闹事一事。圈内一向认为，私人跟公家的生意好做，从今天这起事看，私人跟公家的生意也复杂。胡耿源没事还好，真弄出什么人命来，简直就是天大的麻烦。虽然商人追求的是最大利润，但没有谁愿意因为两个钱沾上一身麻烦。而国有企业改制，要解决的就是一堆麻烦。

项毅中拨了常务副区长高前的电话。高前曾是原龙泉白酒厂改制处置组组长，现在这情况，只有请他出面了。电话响了好几下高前才接了。项毅中道：“高副区长吧，我项毅中。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今天聚集佳美小区工地，阻挠施工，胡副局长闻讯赶去劝阻，被他们咬成重伤，现在尚在医院，情况很危险……”

高副区长打断他的话道：“项总你来一下吧，我在区政府。”

项毅中说声我这就到。不难听出高前在这事上也很急，只怕今天的事早就传到区政府这边了，也许市领导都知道了，还就这事作了批示。这类事情很敏感，传播起来总是很快的。项毅中暗想，这也好，政府这边就会认真去办，事情就不会拖得太久。只是想着工地上打出的条幅，再想想躺在医院的胡耿源，项毅中就隐隐起了不安。

走进高前办公室时，高前坐在大班椅里吞云吐雾。两人都是老朋友了，没有过多客套，落座后直奔主题。项毅中道：“你们政府这边的意思是什么？”

高前说：“董书记和侯区长的意思，同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代表座谈，尽快把问题解决了。”

项毅中说：“如此最好。佳美小区距交房只有半年的时间了，在这件事上我可陪不起。如今的消费者很苛刻，他们动不动就把你告上法庭找你索赔。”抽一口雪茄，他看着高前道：“处置都快半年了，这次他们却忽然聚集一块，问题不会那么简单。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冲谁而来。”

高前轻轻颌首：“待会座谈便知道了，看他们怎么说吧。”有顷，又说：“在这件事上，项总有什么看法？”

项毅中自是明白这位高副区长口中的所谓看法，那是问他怎样看待这班聚集佳美小区工地寻衅滋事的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他觉得这号敏感的问题不宜从自己嘴里说出来，他是商人，最大的愿望是这件事就此打住，别再节外生枝，可今天的情形只怕没这么简单。

“看他们待会怎么说吧。”他含糊道。

两个人似乎都有话闷在肚里，气氛便变得有些微妙了，就像各自吐出的烟雾在办公室怎么也流畅不起来。也许两人彼此都感觉到了，反而把烟抽得更猛。

这时急骤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两个人不禁相互望着对方。一怔之后，项毅中醒悟到是自己身上的手机在响，掏出手机看时，是公司办公室的电话，便摁了接听键。办公室告诉他，有两位警察想就今天佳美小区工地上的事找他取证。项毅中说有事脱不开，让他们安排一下。

才关了手机，秘书进来，请高前去参加座谈。高前向项毅中道：“项总也去坐坐吧，听听他们的意见。”

项毅中犹疑，说：“我就不参加了吧。”

高前道：“你是九龙房地产公司老总，怎能不参加呢？走吧。”

会议室早已坐着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代表和政府相关领导工作人员，情形颇似两军对垒。项毅中见高前在长椭圆形会议桌上首坐了，略一沉吟在下首坐了。他现在的位置很是耐人寻味，看上去有点儿恪守中立的意味。这很吻合他的身份和思想。他是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对这种复杂的事情并不想掺和。

高前轻咳一声，目光缓缓一扫在座众人，那种凝重的气氛便来了。项毅中还是第一次置身这类场合，暗想官场上的人真是擅长控制气氛。这时高前道：“今天把大家请来，我们区政府想就你们的要求达成共识，然后寻求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但必须端正态度，认真对待。好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说吧。”

有代表就说：“我们的要求是收回原龙泉白酒厂，实行公开拍卖。就算所拍款项低于一千八百六十万，咱也没二话。我们需要的是一本明白账。这是咱原龙泉白酒厂三百二十五名职工干部的愿望，请求区领导尊重我们的意愿。”

有代表马上接声道：“还有，成立以职工代表为主的清账小组，彻底清查以胡耿源为主要领导近五年来的经济账。区政府领导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收取我们厂里的一百六十万应无条件退还。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国企资产所卖款项，只能用于企业安置，任何人任何单位无权截留拿走。”

又有代表说：“中央财政因企业改制处置拨付咱们酒厂的那笔安置费区政府必须拿出来交付我们，区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截留这笔款子。”

“还有吗？”高前喷出一口浓重的烟雾问。见酒厂代表这边没人应声，说：“好了，我现在就你们所提出的三条予以答复你们。第一条肯定办不到，因为区政府与九龙房地产公司早签了合同，这不是说收回来就收回来的，它已



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人家房子都盖了五层，投入里面的资金上亿，这笔赔偿费你们赔不起，区政府也赔不起。第二条要求清查以胡耿源为主要领导近五年来的经济账，我赞成。对一个处置单位的领导查一查其经济账很有必要，也算是对广大职工干部有一个交代吧。另就是区政府在你们资产处置过程中收取你们的一百六十万，也不是被哪个领导拿走了，这些年区财政困难，算你们对政府财政的赞助不行吗？至于什么中央财政因企业改制处置拨付你们的安置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无稽之谈，没影子的事。上面的精神很明确，处置企业资产安置所在单位职工干部。”

高前的话一完，立即招来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代表的强烈反驳，有代表大声道：“咱是处置单位，我们每个职工干部的经济都很困难，我们都要国家的帮助，凭什么要咱赞助你区政府？赞助应该出自对方的意愿，可在这件事情上，打从一开始咱就被蒙在鼓里，何来愿意一说？说白了，是厂领导为了他们重新安排工作讨好你们区政府的个人行为，没有得到咱职代会的同意，是无效的。刚才你不是说得很明白，上面的精神是处置企业资产安置所在单位职工干部，你区财政再有困难也不能截留我们的钱。这事儿随便摆到哪儿你区政府都没道理。”

有代表马上说：“既然上头的精神是处置企业资产安置所在单位职工干部，厂里的资产由我们自己做主处置，用不着政府插手，区政府应无任何条件把原龙泉白酒厂从九龙房地产公司收回来。”

政府这边有领导就说：“你们可别理解错了，原龙泉白酒厂的资产并非是你们职工干部的，是政府的，你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原龙泉白酒厂在未改制之前，是区政府领导下管理的一家国有企业，区政府执行上级精神对国企实行处置是分内的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责。试问你们能抛开政府改制处置吗？今天你们有矛盾有问题不也要找政府协调吗？你们必须明白一个概念，原龙泉白酒厂的资产是政府的而非你们某人某团体的。政府处置原龙泉白酒厂资产，程序上完全是合法的。就算政府截留一百六十万充实财政又怎么了？说到底这原本就是政府的钱。在原龙泉白酒厂建设过程中，什么时候你们个人从兜里掏钱投入过一分？高副区长说得对，你们在这件事上首先要端正思想，认真对待，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有原龙泉白酒厂职工干部代表立马反驳道：“不错，酒厂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但政府必须本着公平的原则，否则我们就难以服从了。既然上级有明文规定，企业处置资产用于安置企业职工干部，区政府就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手段拿走我们的处置资金。至于收回原酒厂重新拍卖，是因为政府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缺乏透明度，连起码的公拍都没有，这就难以使人信服了。坦白地说，我们怀疑有人在资产处置过程中中饱私囊。”



这位代表的大胆直言让项毅中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这年头，老百姓的胆子够大的，似乎没有什么他们不敢说的。就听有代表在中饱私囊上纷纷附和，有的甚至加以斥责。项毅中觉得他没有必要坐在这里了，这些问题跟他没啥关系，只要一方稍稍妥协，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看政府这边似没有妥协的意思，原龙泉白酒厂这边大有不达到目的不罢休之势。这种谈判，说得不好听点与扯皮无异，也不知将耗到什么时候。但项毅中知道，在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之前，他不能中途告退，否则高前那里不好说。要知道事情毕竟牵扯到佳美小区工地，真拖下去于他无益，如何尽快把问题处理好是他的愿望。看对面的高前，慢悠悠地喝茶抽烟，对两方的争执视而不见，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这让项毅中一时间竟摸不准他的心思。

手机响了。这场合自然无法接听，项毅中起身离座来到会议室外。见是李登峰的电话，人就起了不祥之感，不由自主地想到推进手术室的胡耿源来。电话铃声刺耳地催促他快点儿接听，几乎让他心惊肉跳。撇了接听键，李登峰告诉他，胡副局长手术失败了。耳听会议室争执不下，项毅中忍不住就想，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这场谈判还能继续下去吗？